石室秘錄

石室秘錄卷之五目錄

卷五　射集

石室秘錄卷之五　書集

山陰陳士鐸遠公甫敬習
義烏金以謀孝芑甫訂定
李祖詠子永甫參攷

久治法　論虛寒久治

天師曰久治者日久歲長而治之也此乃寒虛之人不可日斷藥餌如參苓芪朮之類日日煎飲始好否則即昏聵怔忡是也方用人參一錢白朮二錢黃芪二錢茯苓二錢甘草五分白芥子一錢神麯五分肉桂一分麥冬二錢北五味三分蘇子五分水煎服心不寧加生棗仁一錢不寐加熟棗仁一錢遠志一錢飽悶加白芍二錢口渴加當歸二錢熟地三錢腹瀉加芡實三錢山藥三錢飲

食不開加麥芽一錢山查三四粒有痰加半夏五分咳嗽加桔梗一錢有浮游之火加元參二錢頭疼加蔓荆子七分或川芎一錢有外感加柴胡一錢鼻塞加蘇葉一錢目痛加柴胡一錢心微痛加梔子五分脇痛加芍藥一錢腹痛加肉桂三分此久治之法

張公曰妙極

暫治法　論傷風傷食傷暑傷濕

天師曰暫治者乃强壯之人素不服藥一朝得病用藥暫治之也如人外感傷寒用傷寒專門治之茲不再贅其餘傷風傷食傷暑傷濕俱可以暫治而愈傷風則用柴胡二錢荆芥一錢五分白芍三錢蒼术五分茯苓二錢炒梔子二錢枳殼一錢丹皮一錢白芥子一錢水煎服此方發散之藥雖重然因其素不患病則腠理必密故以重劑散之然方中有從脾之藥正不必憂散藥之太重也

散風湯

〇如傷食作痛胸腹飽悶填脹欲嘔而不得方用白术三錢枳殼二錢山查三十粒麥芽三錢半夏一錢甘草一錢砂仁三粒厚朴一錢水煎服此方純是攻藥而不至消氣妙用白术為君故不消

化食湯

解暑神青丹

氣而轉能消食然亦因其形壯體健而用之倘體弱久病之人不敢以此方投之○傷暑者乃暑氣因其勞而感之必非在高堂內寢之中而得之也方用香薷二錢青蒿五錢石膏一錢乾葛一錢車前子一錢茯苓三錢白朮一錢厚朴一錢陳皮一錢甘草一錢水煎服此方純是解暑之藥亦因其氣壯而用之氣虛人最忌○傷濕之症兩足浮腫手按之必如泥乃濕侵於脾也急用茯苓五錢猪苓三錢白朮三錢澤瀉三錢肉桂二分治之亦因其體壯氣盛而用之倘氣虛還須斟酌此皆暫治之法

遠治法　論中風癱瘓痿症食痰

天師曰遠者病得之年遠而徐以治之也如中風已經歲月癱瘓已經年許痿症而臥床者三載如癱瘓貪痰數年是也此等之症臥床既久起之最難卒效然而治之得法亦可起之於旦夕如中風手足不仁不能起立行步者但得胃氣之健而手足不致反張便尻蹷者皆可起之方用人參五兩白朮半觔薏仁三兩肉桂三錢附子一錢茯苓一兩半夏一兩南星三錢水二十碗煎四碗分作二次服早晨服二碗即臥上以綿被蓋之令極熱汗出如雨任其口呼大熱不可輕去其被任其自乾再用後二碗晚服亦蓋之如前不可輕去其被一夜必將濕氣冷汗盡行外出三日可步履

矣後用八味地黃丸四料爲丸服完永不再發○臌脹經年而不
死者必非水臌水臌之症不能越於兩年未有皮毛不流水而死
者今二三年不死非水臌乃氣臌血臌食臌虫臌也但得小便利
消臌至神湯 而胃口開者俱可治方用茯苓五兩人參一兩雷丸三錢甘草二
錢蘿蔔子一兩白朮五錢大黃一兩附子一錢水十碗煎湯二碗
早服一碗必然腹內雷鳴少頃必下惡物滿桶急拿出傾去再換桶
[illegible]湯 卽以第二碗繼之又大瀉大下至黃昏而止淡淡米飲湯飲之不
再瀉然人弱極矣方用人參一錢茯苓五錢薏仁一兩山藥四錢
陳皮五分白芥子一錢水煎服一劑卽愈忌食鹽者一月犯則無
生机矣先須斷明然後用藥治之○痿症久不效者陽明火燒盡

腎水也然能不死長存者何蓋腎水雖涸而肺金終得胃氣以生之肺金有氣必下生腎水腎雖乾枯終有露氣夜潤腎經常有生机故存而不死也方用麥冬半觔熟地一觔元參七兩五味子一兩水二十碗煎六碗早晨服三碗下午服二碗半夜服一碗一連二日必能坐起後改用熟地八兩元參三兩麥冬四兩北五味三錢山茱萸四錢牛膝一兩水十碗煎二碗早晨一碗晚服一碗十日即能行步一月即平復如舊矣蓋大滋其肺腎之水則陽明之火不消而自消矣　痿痾之症亦累歲經年而未愈乃痰入於心竅之間而不能出專食炭者蓋心火為痰所迷不得發洩炭乃火之餘與心火氣味相投病人食之竟甘如飴也方用人參一兩南

星三錢鬼箭三錢半夏三錢附子一錢肉桂一錢柴胡三錢白芍三錢菖蒲二錢丹砂末二錢先將前藥煎湯二碗分作二服將丹砂一半調入藥中與病人服之彼不肯服即以炭餙之服了與汝炭吃彼必欣然服之索炭也不妨予與之炭第二服亦如前法則彼不若前之欣然當令人急灌之不聽不妨打之以動其怒氣怒則肝木火起以生心反能去痰矣皆絕妙奇法世人未見未聞者吾救世心切不覺盡傳無隱此皆逆治之法最宜熟記

張公曰中風之有胃氣則脾從可知但脾胃俱有根原何難用藥　天師所用之藥又是從脾之胃使胃一旺則氣益旺可知氣旺則濕自難留方中又全是去濕之藥濕去則痰消又有消

痰之品痰消則火自失而又有補火之劑所以奏功也然非大劑煎飲則一杯土安能止汪洋之水而重築其堤岸哉○鼓脹之病年久不死原是可救所以用下藥以成功非土氣之中固有水積若果水症早早死矣安能三年之未死也然而雖非水症而水必有壅阻之病方中仍用茯苓為君以雷丸大黃為佐不治水而仍治水所以奏功如神也○痿症久不死雖是肺經之潤亦由腎經之有根也倘腎水無根總肺金有夜氣之生從何處生起吾見立槁而已矣惟其有根所以不死故用大劑補腎之品因之而病愈亦因其有根可救而救之也　癲癇之病雖時嘗食物腸中有水穀之氣可以養生不死亦其心之不死

也倘心不死即無病之人食穀亦亡況有癲癇之症吾見其早亡不能待於今日惟其中心不死不過因痰有碍一時癲癇其脾胃猶有生氣也故用人參以治心加附子菖蒲肉桂溫中以袪邪加柴胡舒肝平木加南星鬼箭半夏逐痰爲邪加丹砂定魂鎮魄自然邪氣少而正氣多也告　天師未言而予發其奧妙如此方則　天師至神至奇予不能贊一辭也

華君曰予無此之多各有小异不必盡書止言异處可也癲服方不同傳余之方乃用甘遂三錢牽牛三錢水三碗煎半碗服之則瀉水一桶瀉極用人參一錢茯苓三錢薏仁一兩山藥五錢芡實一兩陳皮五分白芥子一錢水煎服一劑即愈亦忌鹽

一則○藥雖方亦不同方用元參一兩熟地三兩麥冬四兩山
茱萸一兩沙參三兩五味子五錢水煎服十日即可起床予曾
見我之時論不知　天師何故不傳此方而更傳新方也恐天
道之傳而人身亦殊則藥更重也○癲病余亦傳方然則有治
癲之方亦奇妙方用柴胡五錢白芍三兩人參一兩半夏三錢
白芥子五錢南星三錢用牛膽製過者附子一錢茯神三錢菖
蒲三錢水十碗煎二碗先與一碗服之必倦怠急再灌一碗必
熟睡有睡至一二日者切不可驚醒如死人一般任其自醒醒
來病如失即索飲食說從前之病不可即與飲食餓半日與之
米粥湯內加人參五分陳皮五分煎粥與之再用人參三錢白

天師同余奇妙方也二方相並設更奇於正

一方亦神治人參

朮一兩甘草一錢茯苓五錢陳皮五分白芥子五錢水煎與之彼必欣然自服服後再睡亦聽其自醒則永不再發亦奇妙法也

天師曰此方未嘗不佳妙

近治法　論猝倒　心傷暴亡腹痛欲死　中惡中痰心疼

天師曰近治者一時猝來之病而近治之也如一時眼花猝倒不省人事一時心痛暴亡一時腹痛手足青而欲死者是也此等之症如風雨驟至如駿馬奔馳不可一時止遏不可少緩須臾以治之也眼花猝倒非中於惡則中於痰然中惡中痰實可同治蓋正氣之虛而後可以中惡中氣之餒而後可以痰迷然則二症皆氣虛之故故補其氣而中氣正氣自回或加以祛痰之品逐邪之藥無有不奏功頃刻者方用人參三錢白朮五錢附子一錢半夏一錢南星一錢陳皮一錢白薇一錢水煎服下喉即愈此方妙在補氣之藥多於逐痰祛邪中氣旺於中邪氣消於外又何懼痰之不

速化哉○心痛暴亡非寒則火治火之法止消二味用炒梔子五錢白芍五錢煎湯服之下喉即愈治寒之藥必須多加方用人參三錢白朮五錢肉桂一錢附子一錢甘草一錢白朮三錢熟地一兩山茱萸四錢良姜一錢水煎服二方各有深意前方因火盛而瀉以肝木也後方因大寒而補腎氣也多寡不同而奏功之神則一耳○腹痛之症一時疼極甚至手足皆青救若少遲必致立亡此腎經直中寒邪也法當急溫命門之火而佐熱其心包之冷使痛立除而手足之青亦解方用人參三錢白朮五錢熟地五錢附子一錢肉桂一錢吳茱萸五分乾姜五分水煎服即愈此方之妙補火於真陰之中袪寒於真陰之內自然邪去而痛止不致上犯

解鬱仙丹

心而中犯肝也此近治之法皆於平日留心不致吟延無濾悞人性命也

華君曰余亦有傳但不同耳中惡中痰方人參三錢茯苓五錢天南星三錢附子一錢虛人多加人參至一兩水煎服即甦○

止痛仙丹

心痛方治有火者神效貫仲三錢白芍三錢梔子三錢甘草一錢水煎服一劑即止痛

輕治法　論小柴胡湯

天師曰輕者病不重不必重治而用輕劑以治之也如人咳嗽頭疼眼目痛口舌生瘡皆是小症何必用重劑以補陽用厚味以滋陰散法當用輕清之品少少散之無不立效如小柴胡之方是也然而小柴胡湯世人不知輕重之法予再酌定之可示為式方用柴胡一錢黃芩一錢半夏一錢陳皮五分甘草一錢此小柴胡湯予更加人參五分茯苓二錢更為奇妙蓋氣足則邪易出而汗易發世人見用人參便覺失色匪獨醫者不敢用即病者亦不敢服相沿而不可救藥者滔滔皆是安得布告天下醫人詳察其病源而善用之也此輕治之法極宜究心

內傷補中益氣湯

張公曰天師言小柴胡湯治外感者也予言治內傷者補中益氣湯是也然補中益氣湯東垣立方之後世人亂用殊失重輕之法予再酌定之可傳之千古不敝柴胡一錢升麻四分黃芪三錢白朮三錢當歸三錢陳皮八分甘草一錢人參一錢人氣虛者多加可至一兩看人之強弱分多寡耳若有痰加半夏一錢有熱加黃芩一錢有寒加桂枝一錢頭疼加蔓荊子八分或川芎一錢兩脇痛加白芍三錢心腹痛亦加白芍三錢有食加麥芽二錢傷肉食加山查二十粒胸中痛加枳殼五分神麴五分如此加用自合病機無如人不肯用此方以治內傷也法最宜留心大約右手寸口脉與關脉大於左手之脉者急用此

湯無不神效

小柴胡本是半表半裏少陽經藥內用參苓以病在少陽忌漸

過裏乘之於所勝也故先扶胃氣使邪不入而已入者亦得正

旺而自退耳 李子永識

重治法　論大渴大汗大吐大瀉陰陽竟

天師曰重治者病出非常非輕淺可以奏功或用之數兩或用之半觔一觔而後可以獲效如大渴大汗大吐大瀉陰陽脫之症從前俱已罄談而治法亦無不可不言然而尚未盡者大渴之症必用石膏往往有一晝夜而用至觔許者益熱之極藥不得不用之重此時倘守定不可多用之言反必殺之矣第此等症乃萬人中一有之不可執之以治凡有胃火之人也

張公曰大渴之症用石膏以平胃火無人不知矣尚有未知其故者胃火沸騰奔越不啻如火之燎原必得傾盆之雨始能滂沛而息滅之原取其一時權宜之計故可以暫時用之多能取

救必不可久用久用則散亡也

天師曰大汗之症必用參芪往往有用參動許者然亦偶爾有之不可拘執以治凡有汗亡陽之症蓋陽藥不宜偏多而陰藥可以重用故耳

張公曰大汗勢必用補氣之藥以救亡陽之症然而過用補氣之藥仍恐陽旺而陰消耳數劑補氣之後即宜改用補陰之品況亡陽之後陰血正枯進之以補水之藥正投其所好也陰定則陽生而陰陽無偏勝之象矣

天師曰大吐之症明是虛寒亦有用參至數兩者然而吐不可一類同觀其勢不急不妨少少出可以徐加倘寒未深而吐不甚亦以

參數兩加之恐增飽滿之症矣

張公曰大吐之症虛寒居多然亦有熱而吐者不可不講熱吐者必隨痰而出不若寒吐之純是清水也熱吐不可用參以二陳湯飲之得宜若寒吐必須加人參兩許而襍之辛熱之品始能止嘔而定吐第人參可以暫用而不可日日服之吐多則傷陰暫服人參止吐則可若日日服之必至陽有餘而陰不足胃中乾燥恐成閉結之症矣所以人參可暫而不可常也

大瀉之症往往用止瀉之藥至數兩者亦一時權宜之計而不可執之爲經久之法

大瀉濟之始能止瀉若過於酸收則大腸細小矣下不能出又

返而上故止瀉之藥止可一時用之而不可經久用之也

陰陽脫亦有用參至數觔者然脫有不同有火盛而脫有水虛而脫水虛者用人參數觔實為對藥倘腎中有火作強而脫止可用參數兩挽回於一時而不可日日用參數觔以奪命於日後也蓋重治之法前已備言其功茲更發明其獘願人斟酌善用之

陰陽脫症明是氣虛之症用參最宜最可多服即腎中有火亦可用之但脫後用參以救脫則可救活之後亦當急用熟地山茱大劑作湯飲之使已脫之精重生則未脫之氣可長否則陽旺陰消恐非善後之策不特腎中有火者不宜久服人參也倘能用熟地山茱北五味麥冬之類於人參之中又各各相宜不

必避忌人參之不宜用也
華若曰前已明言然余尚有方併傳以爲臨症之鑒大渴不止方用石膏數兩知母三錢糯米一撮麥冬三兩人參亦數兩與石膏同用半夏三錢甘草一錢竹葉百片元參二兩水煎服○大汗方人參四兩北五味子三錢麥冬三兩生地二兩水煎服一劑即止汗更有奇方以救貧乏之人黃芪三兩當歸二兩桑葉十四片北五味三錢麥冬二兩水煎服之一劑即止汗○大吐方人參一兩陳皮二錢砂仁三粒此治有火之吐倘寒甚而吐加丁香二錢乾姜三錢神效更有腎火沸騰而吐食入即出等症用六味湯一料煎湯二碗服之即止吐更有腎寒之極今

日飲食至明日盡情吐出者用六味地湯一料加附子一個肉桂二兩煎湯二碗服之即不吐二方予親試而驗者也○大瀉方用白朮一兩茯苓一兩肉桂五分澤瀉三錢猪苓三錢一劑即止瀉更有腎經作瀉五更時痛下七八次者亦用八味地黃湯一料煎湯二碗與之當日即減大半二服愈四服全愈○陰陽脫無可說大約必得人參救之

天師之說亦言其變也

此症僕余從[illegible]花湯最效宜補入　李子永識

瘟疫治法

天師曰瘟疫之症其來無方然而召之亦有其故或人事之錯亂或天時之乖違或尸氣之纏染或毒氣之變蒸皆能成瘟疫之病也症既不同治難畫一然而瘟疫之人大多火熱之氣蘊蓄於房戶則一家俱病蘊蓄於村落則一鄉俱病蘊蓄於市廛則一城俱病蘊蓄於道路則千里皆病故症雖多但去其火熱之氣而少加祛邪逐穢之品未有不可奏功而共效者也方用大黃三錢元參五錢柴胡一錢石膏二錢麥冬三錢荊芥一錢白芍三錢滑石三錢天花粉三錢水煎服此方可通治瘟疫之病出入加減無不奏功此方之妙用大黃以蕩滌胸腹之邪用荊芥柴胡以散其半表

半裡之邪氣用天花粉以消痰去結用石膏以逐其胃中之火用芍藥以平肝木不使來尅脾氣則正氣自存而邪氣自出此方最妥最神治瘟疫者以此爲枕中秘

張公曰瘟疫不可先定方瘟疫來之無方也不可先定方而又不可定方此方可以救世大約可據之以治時氣之病而終不可以治氣數之災也

瘴癘治法

天師曰瘴癘者乃兩粤之氣鬱蒸而變之者也其氣皆熱而非寒其症皆頭痛而腹滿十人服檳榔無礙者辛以散之也蓋火氣得寒反抑鬱而不伸檳榔氣辛同氣易入其味亦散故適與病相宜然止可救一時之急終不可恃之為長城也今立一方可長治瘴癘之侵人參一錢白朮五錢茯苓三錢陳皮五分甘草五分半夏一錢檳榔一錢枳殼五分柴胡五分五味子五粒麥冬三錢水煎服此方之妙全非治瘴癘之品而服之自消蓋健脾則氣旺氣旺則瘴癘不能相侵即既感者方中已有去瘴癘之藥豈有不奏功立應者乎此瘴癘治法又宜知之也曰或人有感瘴癘而成大麻風

者又不可加是治法葢大麻風純是熱毒之氣裹於皮膚之間濕氣又藏遏於肌骨之內所以外症皮紅生點須眉盡落遍體腐爛臭氣既不可聞人又安肯近而與治乎心痛之乃立一奇方用元參四兩蒼术四兩熟地四兩蒼耳子四兩薏仁四兩茯苓四兩名爲四六湯各爲末蜜爲丸每日吞用一兩二料必然全愈葢此方之妙能補腎健脾而加入散風去濕正補則邪自退不必治大風而大風自治矣急宜先刻一張廣行施捨功德又何可量哉此忠務事而已

華君曰傳予方不同用檳榔一錢白芍三錢柴胡八分白术三錢茯苓三錢車前子二錢枳殼五分白芥子三錢水煎服有火

加黄連五分水煎服二劑即瘥消亦妙方也〇大麻風吾有奇方用蒼术二兩熟地二兩元參二兩蒼耳子二兩車前子二兩生甘草二兩金銀花十兩蒲公英四兩白芥子二兩各爲末蜜爲丸一料全愈此方中和之中有妙理似勝天師傳方也尚有論二篇并傳之

一論眞假病有眞假則藥豈可無眞假蓋假對假而眞乃現苟必眞以治假則假症反現眞病以惑人故必用假藥以治假症也如上焦極熱而雙足冰涼此下寒乃眞寒而上熱乃假熱也設我以涼藥投之下喉自快及至中焦巳非其所喜必且反上而不納况藥又不肯久留於中焦勢必行至下焦而後巳乃下

焦冰涼世界以寒入寒雖同氣相通似乎可藏殊不知陰寒之
地又加冰雪必然積而不流成氷結凍何有已時必得大地春
回陽和有氣而後化人身假熱之症亦正相同倘以寒藥投之
自然違背先以熱藥投之亦未必遂順其性法當用四逆湯加
人尿胆汁調涼與服則下喉之時自然寬快不致相逆其拂抑
之氣及至中焦味已變溫性情四合引入下焦則熱性大作不
啻如貧子得衣乞兒遂食下既熱矣則龍雷之火有可歸之宅
自然如龍之逐水龍之得珠潛返於淵不知不覺火消烏有矣
四逆湯熱藥也亂之以人尿膽汁則熱假爲寒以騙症之假寒
作熱實有妙用倘執定以熱攻寒之說而不知以假紿熱之方

則腎且坐困蓋以真熱之藥逆治假熱之病必至扞格而不入此眞假之宜知乎所以特爲作論此一端之法可通之以治假寒之症矣

二論內外治法內病治內外病治外人皆知之矣不知內病可以外治而外病可以內攻也夫外病徒於外治之必致日久而難效必須內治之可旦夕奏功也如癰疽結毒之類是矣人見癰疽等症之發於外以鐵箍散圍之以刀圭刺之以膏藥貼之以末藥敷之總然藥神亦不能速效必用內藥內散不過一二日之間便爲分消烏有然則何可徒治其外哉至於內病以藥內散實多奇功不比外症之難愈然而內外兩施表裏兼治其

功更捷如引導之奇按摩之异又不可不急講也

天師曰二論俱欠明快警切似不必傳

得治法

天師曰得治者言治之得法也如傷寒而得傳經直中之宜傷暑而得中暑中暍之宜中風而得中氣中火中痰之宜中濕而得中水中氣中食中蟲之宜中燥而得中水中熱之宜中寒而得中邪中腎中心中脾中臟中腑之宜因病下藥又何至殺人頃刻哉雖得之治無方之可言而得之堅難為人之幸也吾存得之一門者欲人知得則有功不得則有過也〇得治之法看病人色澤之眞偽看病人脈息之虛實有神無神問病人之喜好若何飲食若何有痰無痰者何痰之色若何再察病人舌之顏色若何滑與不滑若何能食不能食心腹之間痛不痛試觀其情意詳審其從違徐

聽其聲音再問其氣息病之症了然於心中又何患不得哉

失治法

天師曰失治者不能知病之真假症之虛實與陰陽寒熱而妄治之也信口雌黃全無見識喜攻人之短炫自己之長不識藥味之入混抑動言可用何知方法之大小輒曰難投視熟地人參爲兇家仇敵珍黃柏知母爲親子嬌兒用寒涼之品全無畏忌之心見平補之施頓作驚疑之色專攻喜散矜消導爲神奇怒抑怒揚薄退塞爲怪誕但明瀉火而不悟從治之妙鄙茱萸爲無用之材僅曉益水而不曉變症之方笑甘遂爲可棄之物消痰而不消痰之本詫病難攻瀉火而不瀉火之原嘆方可療奇平之法原未嘗熟究於胸中正變之機安能即悟於指下無怪動手即錯背謬殊多舉

意全非失亂不少以致免児夜號藥櫃中無非黑氣陰魂條結家
堂上盡是啼群煩學醫者見失以求得庶可改過而延祥然則求
得延祥之法奈何見寒藥投之而扞格即當改用大熱之方見熱
藥投之而燥煩即當改用清凉之劑見銷導之而轉甚者宜改溫
補見祛邪之而更加者宜用平調見利水而水益多者補腎爲先
見散邪而邪益盛者助正爲急此皆補過之文抑亦立功之術臨
症切須詳審愼弗忽畧

意治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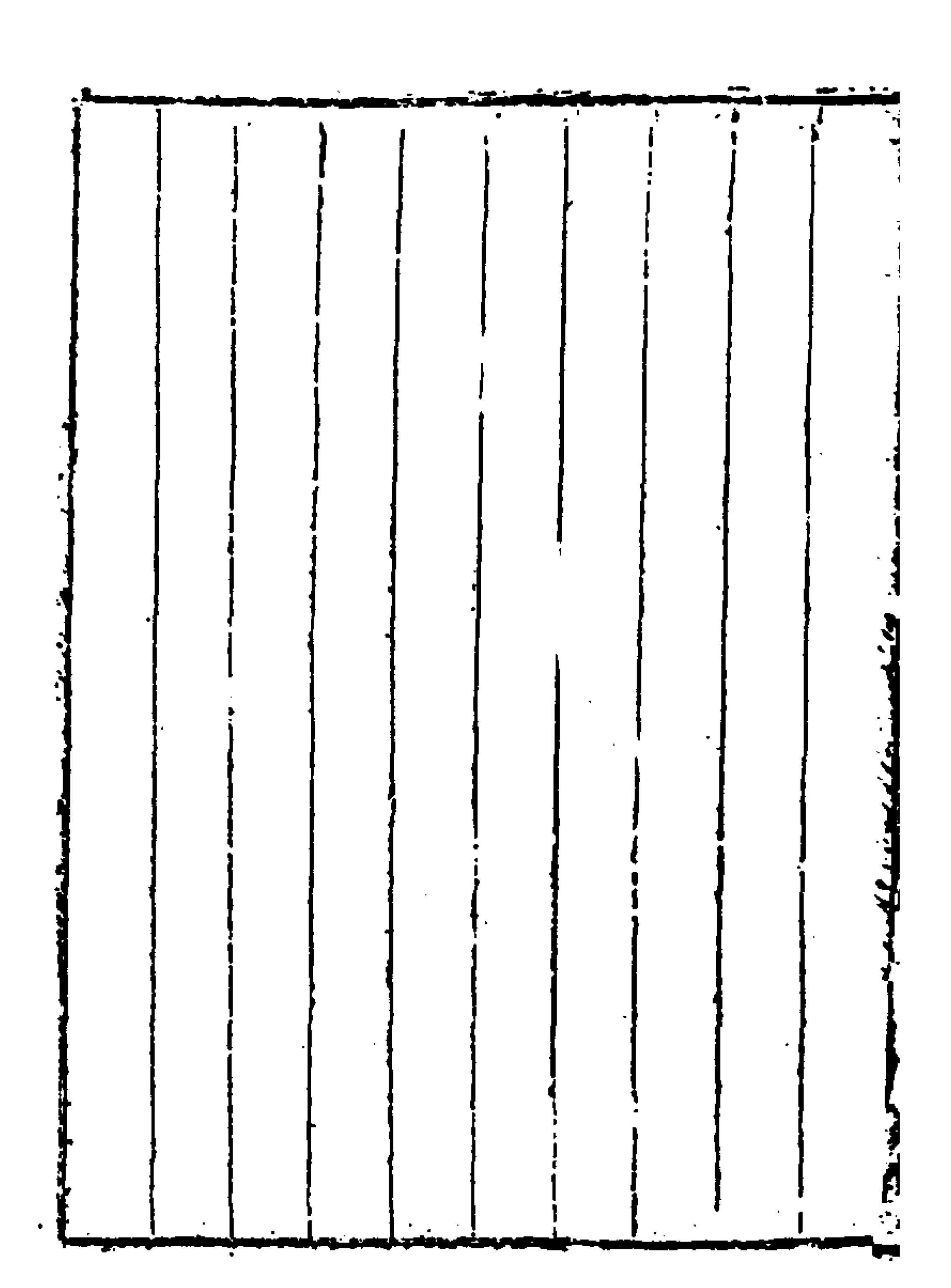
天師曰醫者意也因病人之意而用之一法也因病症之意而用之又一法也因藥味之意而用之又一法也因病人之意而用之奈何如病人喜食寒即以寒物投之病人喜食熱即以熱物投之也隨病人之性而加以順性之方則不違而得大益倘一違其性未必聽信吾言而肯服吾藥也所以古人有問可食蜻蜓胡蝶否而即對曰可食者正順其意耳因病症之意而用之奈何如人見弓蛇之類於懷內必解其疑見鬼祟於庭邊必破其惑是也因時令之意而用之奈何時當春寒而生疫病解散為先時當夏令而生瘟疫陰涼為急之類是也因藥味之意而用之又奈何或象形

而相制而同氣而相求或相反而成功或相畏而作使各有妙理

豈曰輕投此意治之入神人當精思而制方也

神治法

天師曰神治者通神之治不可思議而測度之以人謀也或剖腹以洗腸或破腦以洗髓或決皆以出鳥雀或用藥以化蠱虵此尤不經之奇未足以取信也惟是孫窮之中忽然鬬異死亡之刻頓爾全生藥品是人之同施功效是世之各別非學究天人之奥理通鬼神之元機何能至此哉洞垣之術飲之上池之水刮骨之療得之青囊之書遠公既神授於今朝豈難通靈於他日願凝食於兹編爲天下萬世法　岐天師載誌於稿叙欲遠公極深而研幾之也冬至後六日書於客邸



傷寒相舌秘法

天師曰：我有傷寒相舌法。凡見舌係白胎者，邪火未甚也，用小柴胡湯解之。舌係黃色者，心熱也，可用黃連、梔子以涼之。凡見黃而帶灰色者，係胃熱也，可用石膏、知母以涼之。凡見黃而帶紅者，乃小腸膀胱熱也，可用梔子以清之。見舌紅而白者，乃肺熱也，用黃芩、蘇葉以解之。見舌黑而帶紅者，乃腎虛而挾邪也，用生地、元參，又入柴胡以和解之。見舌紅而有黑星者，乃胃熱極也，宜用石膏以治之，元參、乾葛亦可，終不若石膏之妙。見舌紅而有白點者，乃心中有邪也，宜用柴胡、黃連以解之，心肝同治也。見舌紅而有大紅點者，乃胃熱而帶濕也，須茵陳五苓散以利之，蓋水濕必歸膀

胱以散邪非肉桂不能引入膀胱但止可用一二分不可多入見舌白胎而帶黑點亦胃熱也宜用石膏以涼之見舌黃而有黑者乃肝經實熱也用柴胡梔子以解之見舌白而黃者邪將入裡也急用柴胡梔子以解之不使入裡柴胡乃半表半裡不可不用之也見舌中白而外黃者乃邪入大腸也必須五苓散以分水水分則泄止矣見舌中黃而外白者乃邪在內而非外邪在上而非下止可加柴胡枳殼以和解不可驟用大黃以輕下也天水加五苓亦可終不若柴胡枳殼直中病原少加天水則更妥或不加用天水加五苓散亦可也見根黃而光白者亦胃熱而帶濕也亦須用石膏為君而少加去水之品如豬苓澤瀉之味也見舌黃而胎一

卅一辨者乃邪濕已入大腸急用大黃茵陳下之不必用抵當十棗湯也若下之遲則不得而用之然須辨水與血之分下水用十棗下血用抵當也見舌有紅中如虫蝕者乃水未升而火來乘也亦須用黃連柴胡以和解之見舌紅而開裂如人字者乃邪初入心宜用石膏黃連以解之見舌有根黑而尖帶紅者乃腎中有邪未散宜用柴胡梔子以解之見舌根黑而舌尖白者乃胃火乘腎宜用石膏知母元參以解之不必論其渴與不渴不必問其下利也舌根黑而舌尖黃者亦邪將入腎須急用大黃下之然須辨其腹痛與不痛按之腹痛而手不可近者急下之否則只用柴胡梔子以和解之見舌純紅而獨尖黑者乃腎虛而邪火來乘也不可

用石膏湯腎既虛而又用石膏是速之死也當用元參一兩或二兩以救之多有能生者見舌有中心紅暈而四圍邊防純黑者乃君相二火炎騰急用大黃加生地兩許下而救之十人中亦可救五六人見舌有中央灰黑而四邊微紅者乃邪結於大腸也下之則愈不應則死以腎水枯槁不能潤之推送此時又不可竟用熟地補腎之藥蓋邪未散不可補補則愈加脹急適所以害之也必邪下而後以生地滋之則可然亦不可多用也見舌有純灰色中間獨兩筆黑者亦邪將入腎也急用元參兩許少加柴胡治之見舌有外紅而內黑者此火極似水也急用柴胡梔子大黃枳實以和利之若舌又見刺則火亢熱之極矣尤須多加前藥總之內黑

而外白內黑而外黃皆前症也與上同治十中亦可得半生也惟舌中淡黑而外或淡紅外或淡白內或淡黃者較前少輕俱可以前法治之十人中可得八人生也見舌有純紅而露黑紋數條者此水來乘火乃陰症也其舌胎必滑必惡寒惡水下嚥必吐倘現純黑之舌乃死症也不須治之水極似火火極似水一帶純黑俱不可治傷寒知舌之驗法便有把握庶不至臨症差誤耳

傷寒得仲景而大彰今又得天師而大著又得吾子之補論而無遺蘊矣茲相舌法正天師所傳較金鏡錄更備且無誤治之虞誠濟世之慈航救生之實籙也願世人細心觀之保無有操藥殺人之禍矣 呂道人書於燕市

傷寒大成中相法較備可參看　李士承識

石室秘錄

山陰陳士鐸遠公甫敬習
義烏金以謀孝芑甫訂定
李祖詠子永甫參攷

雷公真君曰我受　廣成夫子之傳深知醫道世人止推我炮製可憾也今得遠公陳子可以盡洩吾秘汝註內經無微不揚無隱不出雖　岐公之助然亦汝之靈機足以發之也第其中止可因經發明不能於經外另出手眼秘奧雖　岐公傳汝石室秘籙實爲醫術之奇而其中尚有未備我今啓予子附於石室秘籙之後以廣　岐天師之未傳使後世知我醫道之神不止以炮製見長亦大快事也當詳言之予細記之可耳

一論五行

雷公真君曰五行火木土金水配心肝脾肺腎人盡知之也然而生中有尅尅中有生生不全生尅不全尅生畏尅而不敢生尅畏生而不敢尅人未必盡知之也何以見生中有尅腎生肝也腎之中有火存焉腎水乾枯腎不能生肝木矣火無水制則腎火沸騰肝木必致受焚燒之禍非生中有尅乎治法當急補其腎中之水水足而火息腎不尅木而反生木矣肝生心也肝之中有水存焉肝火燥烈肝不能生心火矣木無水養則肝木焦枯心火必有寒冷之虞非生中有尅乎治法當急補其肝中之木木足而木旺肝不尅火而反生火矣心中之火君火也心包之火相火也二火之

中各有水焉二火無水則心燔灼而包絡自焚矣又何能火生脾胃之土乎火無所養則二火熾盛必有燎原之害此生中有尅不信然乎治法當補其心中之木以生君火更當補其腎中之水以滋相火木足而二火皆安不去尅脾胃之土而脾胃之土自生矣脾土尅水者也然土必得水以潤之而後可以生金倘土中無水則過於亢熱必有赤地千里爍石流金之災不生金而反尅金矣治法當補其脾陰之水使水足以潤土而金之氣有所資庶幾金有生而無尅也肺金生水者也然金亦必得水以濡之而後可以生水倘金中無水則過於剛勁必有鍜煉太甚崩鑪飛汞之憂不生水而反尅水矣治法當補其肺中之水使水足以濟金而水之

源有所出症發木有生而無尅也以上五者言生中有尅實有至理非漫然立論倘腎中無水用六味地黃丸湯大劑與之肝中無水用四物湯心中無水用天王補心丸心包無水用歸脾湯脾胃無水用六君四君肺經無水用生脉散舉一而類推之可也

何以見尅中有生乎肝尅土也而肝木非土又何以生然而肝木未嘗不能生土土得木以疏通則土有生氣矣脾尅水也而脾土非水又何以生然而脾土未嘗不生水水得土而蓄積則水有根基矣腎尅火也而腎水非火不能生無火則腎無溫煖之氣矣然而心火必得腎水以生之也水生火而火無自焚之禍心尅金也而心火非金不能生無金則心無清肅之氣矣然而肺金必得心

火以生之也火生金而金無寒冷之憂肺尅木也而肺金非木不能生無木則金無舒發之氣矣然而肝木必得肺金以生之也金生木而木無焚燒之患以上五者亦存至理知其顛倒之奇則治病自有神異之效

何以見生不全生乎腎生肝也而不能全生肝木蓋腎水無一藏不取資也心得腎水而神明始煥發也脾得腎水而精微始化導也肺得腎水而清肅始下行也肝得腎水而謀慮始決斷也六府亦無不得腎水而後可以分布之此腎經之不全生而無乎不生也

何以見尅不全尅乎腎尅火也而不至全尅心火蓋腎火無一藏

不焚燒也。心得腎火而躁煩生焉，脾得腎火而津液乾焉，肺得腎火而喘嗽病焉，肝得腎火而龍雷出焉，六府亦無不得腎火而燥渴枯竭之症見矣。此腎經之不全尅而無乎不尅也。

何以見生畏尅而不敢生乎？肝木本生心火也，而肝木畏肺金之尅，不敢去生心火，則心氣愈弱，不能制肺金之盛，而金愈尅木矣。心火本生胃土也，而心火畏腎火之侵，不敢去生胃土，則胃氣轉虛，不能制腎水之勝，而水益侵胃土矣。心包之火本生脾土也，而心包之火畏腎水之泛，不敢去生脾土，則脾氣更困，不能伏腎水之淩，而水益欺脾土矣。脾胃之土所以生肺金也，而脾胃之土畏肝木之尅，不敢去生肺金，則肺氣轉衰，不敢制肝木之強，而木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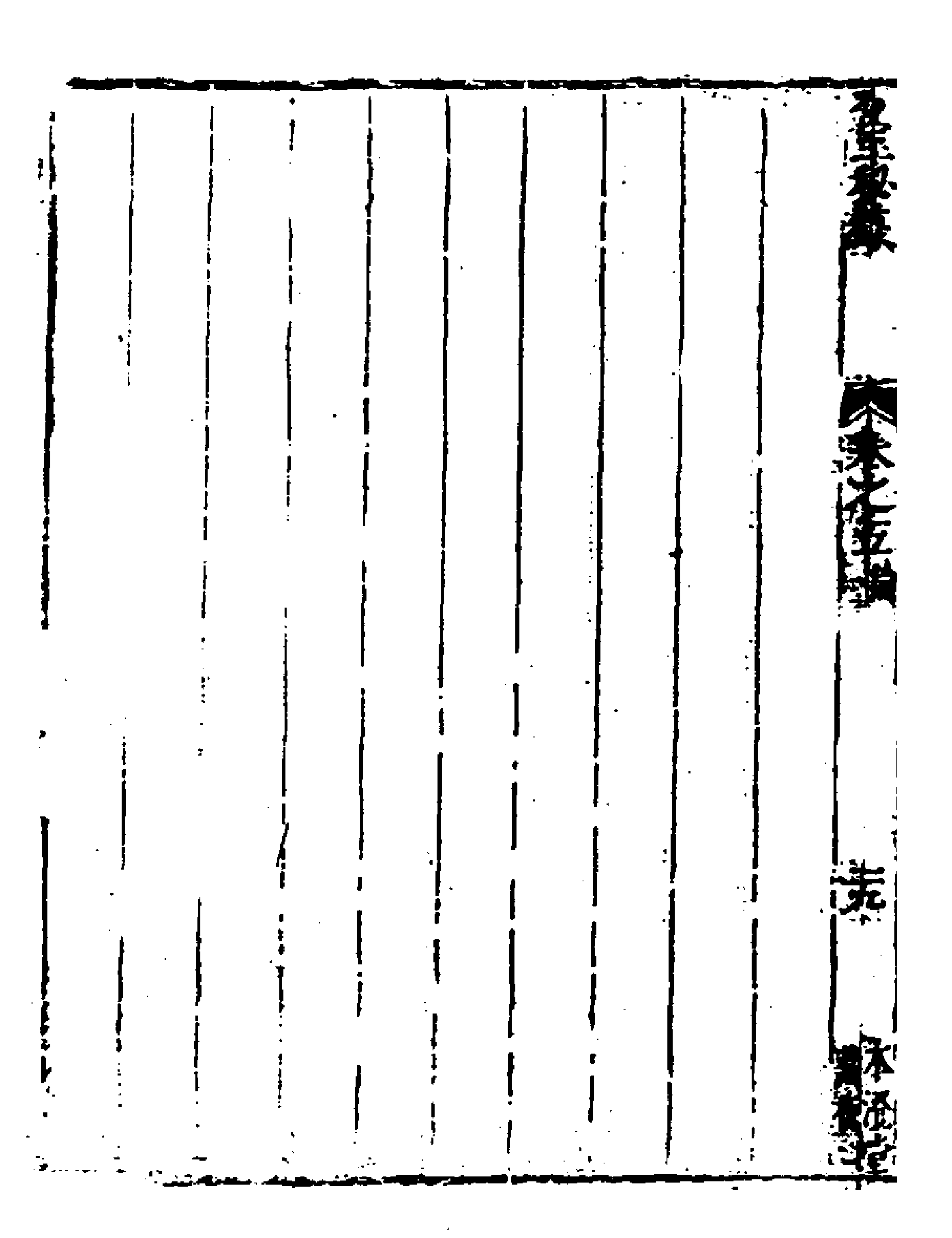
傷土矣腎經之水所以生肝木也而腎水畏脾胃之土燥不敢生生肝木則肝木更凋不能制脾胃之土之併而土愈制水矣見其生而制其尅則生可全生息其尅而助其生則尅且更尅此腎道之宜知而用藥者所宜究心也

何以見尅畏生而不敢尅乎金尅木也肺金之尅肝又何畏於腎之生肝乎不知腎旺則肝亦旺肝旺則木盛木盛則肺金必衰雖性欲尅木見茂林而自返矣故木衰者當補腎以生肝不必制肺以扶肝木尅土也肝之尅脾又何畏於心之生脾乎不知心旺則脾亦旺脾旺則土盛土盛則肝木自弱雖性思尅土遇焦土而自頹矣故土衰者當補心以培土不必制木以救土土制水者也脾

之尅腎又何畏於肺之生腎乎不知肺旺則腎亦旺腎旺則水盛水盛則脾土自微雖性欲制水見長江而自失矣故水衰者當補肺以益水不必制土以蓄水水制火者也腎水之尅心又何畏肝之生心乎不知肝旺則心亦旺心旺則火盛火盛則腎水必虛雖性喜尅火見車薪而自退矣故火衰者當補肝以助心不必制水以援心火制金者也心之尅肺又何畏脾之生肺乎不知脾旺則肺亦旺肺旺則金盛金盛則心火自衰雖性欲尅金見頑金而難煅矣故金衰者當補土以滋金不必息火以全金也此五行之妙理實醫道之精微能於此深造之醫不稱神未之前聞也

長沙守張真人曰闡發至此精矣神矣自有軒岐之書從未有

談五臟之五行頗似神奇至此實有至理存乎其中用之得當
效莫鬯言遊刃閼可喜而難見於施行也



二論膀胱

雷真君曰五臟六腑人所知也然而五臟不止五六腑不止六人未之知也心肝脾肺腎此五臟也五臟之外胞胎亦爲臟雖胞胎係婦人所有然男子未嘗無胞胎之脈其脈上系於心下連於腎此脈乃通上通下爲心腎接續之關人無此脈則水火不能相濟下病則玉門不閉上病則怔忡不寧矣若婦人上病與男子同下病則不能受妊是生生之機屬陰而藏于陽實另爲一藏也然既爲一藏何以不列入五臟之中因五臟分五行而胞胎居水火之兩岐不便分配所以止言五臟而不言六臟也或疑胞胎既是一臟不列入五臟之中何以千古治病者不治胞胎竟得無恙是胞

胎亦可有可無之脉其非五臟之可比而不知非也盖胞胎不列入五臟亦因其兩岐或病在上則治心而心氣自通於胞胎之上病在下則治腎而腎氣自通于胞胎之下故不必更列為一臟而非胞胎之不為藏也或又疑女子有胞胎以懷姙以胞胎為一臟固宜而男子亦曰有胞胎其誰信之不知男子之有胞胎診脉之經絡而非胞之有無也於心之膜膈間有一系下連于兩腎之間與婦人無異惟婦人下大而上細男子上下俱細耳婦人下有口而男子下無口爲別此脉男女入房其氣下行而婦人之脉其口大張男子泄精直射其口而胞胎之口始閉而受姙矣若男子精不能射或女子氣不下行或痰塞或火燒或水冷其口俱不敢閉

斷不能受妊此胞胎之爲一藏甚重也至小腸大腸膀胱胆胃三焦此六腑也六腑外更有膻中亦一腑也膻中即心包絡代君火司令者也膻中與心原爲一臟一腑兩相表裡今獨稱心而遺膻中非膻中不可爲府尊心爲君心不得不抑膻中爲相火也或曰千古不治膻中何以治心而皆效不知心與膻中爲表裡表病則裡亦病故治裡而表自愈況膻中爲脾胃之母土非火不生心火不動必得相火之往來以生之而後胃氣能入脾氣能出也膻中既爲脾胃母謂不足當一府之位乎此膻中之爲一府人當留意

張眞君曰六藏七府今日始明眞一快事

嘗論五藏各相生相尅實各相成一經之病毎兼數經以治此

經之邪或向別經而求故用藥不得膠柱過於區別然論其大槩亦不可混肺爲金藏其質嬌畏寒畏熱而過寒過熱之藥不可以之治肺也脾爲土藏其質厚可寒可熱而偏寒偏熱之藥無不可以之治脾也心爲火藏體居上忌用熱其有以熱藥治心者乃腎虛而坎不交離本腎病而非心病也腎爲水藏體居下忌用寒其有以寒藥治腎者乃心實而陽亢爍陰本心病而非腎病也至於肝爲木藏木生於水其源從癸火以木熾其權挾丁用熱不得遠寒用寒不得廢熱古方治肝之藥寒熱配用反佐雜施職此故也其五藏之不同如此謹附誌以俟後來者之鑒諸　李子永識

三論陰陽

雷真君曰天地之道不外陰陽人身之病又何能離陰陽也內經論陰陽已無餘義然而止論其細微反未論其大綱也人身之陰陽其最大者無過氣血內經雖略言之究未嘗言其至大也蓋氣血之至大者在氣之有餘與血之不足氣有餘則陽旺而陰消血不足則陰旺而陽消陽旺而陰消者當補其血陰旺而陽消者當補其氣陽旺而陰消者宜瀉其氣陰旺而陽消者宜瀉其血欲陰陽補瀉之宜視氣血之有餘不足而已

四論晝夜

雷真君曰晝夜最可辨病之陰陽然而最難辨也陽病晝重而夜輕謂陽氣與病氣交旺也然亦有陽病而晝不重者蓋陽氣虛之故耳陰病晝輕而夜重陰氣與病氣交旺也然亦有陰病而夜反輕者蓋陰氣虛之故耳夫陽氣與病氣交旺者此陽未虛之症故元陽敢與邪氣相爭而不止雖見之勢重其實病反輕而助其陽氣以祛邪不可但祛邪而不補其陽氣也陰氣與病氣交旺者此陰未衰之症故真陰與邪氣相戰而不已雖見之勢橫其實病未甚也助其陰氣以逐邪不必僅逐邪而不補其陰氣也陽虛則晝不重視其勢若輕而不知其邪實重蓋元陽虛極不敢與陽邪相

戰有退縮不前之意非陽旺而不與邪鬬也陰虛而夜反輕覩其勢亦淺而不知其邪實深蓋真陰微甚不敢與陰邪相犯有趨避不進之象非陰旺而不與邪角也此陰陽辨於晝夜不可爲病之所愚然而尚不可拘於此也或晝重而夜亦重或晝輕而夜亦輕或有時重有時不重或有時輕有時不輕此陰陽之無定而晝夜之難拘又不可泥於補陽之說當變補於陰而少佐其補陽之品則陰陽有養而邪氣不戰自逃矣

張貢君曰論陰陽亦不能出經之微

五論四時

雷真君曰春夏秋冬各有其令得其時則無病失其時則病生內經亦詳言之矣而余更取而言之者勸人宜先時加謹不可後時以待藥也別有導引法欲傳世久矣如天師已先有之然法不嘗不俉可並行不悖也法開後

先春養陽法

每日閉目冥心而坐心注定腎中嚥津七口送下丹田起立雙手自抱兩脇微搖者三如打恭狀起立俟氣定再坐如前法嚥津七口送下丹田不無風症之侵一月行六次可也多多更妙

先夏養陰法

每日閉目冥心而坐心中注定於心嚥津十四口送下心中永無暑氣之侵

先秋養陰法

每日閉目冥心而坐心注肺中嚥津送下丹田者十二口以雙手擦足心者三次候氣定再如前嚥津送下丹田者七口而後止永無燥熱之病

先冬養陽法

每日五更坐起心中注定兩腎口中候有津水送下丹田者三口不必漱津以手擦足心火熱而後已再送津三口至丹田再睡永無傷寒之症而長生之法亦在其中矣長夏不必更有方法

張眞君曰妙方也悄人不肯行耳行則必能却疾

六論氣色

雷真君曰看病必須察色察色必須觀面而各有部位不可不知面之上兩眉心候肺也如色紅則火色青則風色黃則濕色黑則痛色白則寒也兩眼之中為明堂乃心之部位明堂之下在鼻之中乃肝之部位肝位之兩傍以候膽也鼻之尖上以候脾鼻尖兩旁以候胃兩顴之上以候腎腎位之上以候大腸肝膽位下鼻之兩傍以候小腸肺位之上為額以候咽喉額之上以候頭面心位之旁以候膻中鼻之下人中為承漿以候膀胱三焦無部位上焦寄於肺中焦寄於肝下焦寄於膀胱其餘各部位俱照靈樞無差錯也五色之見各出於本部可照五色以斷病一如肺經法斷之

無不神驗但其中有生有尅如青者而有黃色則木尅土矣紅者而有黑色則水尅火矣黃者而有紅色則火生土矣黑者而有白色則金生水矣尅者死生者生也治之法尅者救其生生者制其尅否則病不能卽瘥然其中有從內出外有從外入內從內出外者病欲解而不欲藏從外入內者病欲深而不欲散欲解者病輕欲深者病重也治之法解者助其正深者逐其邪否則病不能遽衰男女同看部位無有分別靈樞談言也但內外何以別之色之沉而濁者爲內色之浮而澤者爲外也五色旣見於部位必細察其浮沉以知其病之淺深焉細審其枯潤以觀其病之死生焉細辨其聚散以知其病之遠近焉細觀其上下而知其病之臟腑焉

其間之更妙者在察五色之有神無神而已色暗而神存雖重病亦生色明而神奪雖無病亦死然有神無神從何辨之辨之於色之黃明倘色黃而有光彩隱于皮毛之內雖五色之分見又何患乎此觀神之法又不可不知之也

七論脈訣

雷真君曰脈訣內經已暢言矣王叔和又發明之予又何言雖然尚有未備者不可不一論之脈訣大約言愈多則旨愈晦君獨尚簡要以切脈不必紛紛于七表八裏也切脈之最要者在浮沉其次則遲數又其次則大小又其次則虛實又其次則濇滑而已知此十法則九人之病不能出其範圍至於死脈尤易觀也不過魚蝦之遊禽鳥之喙屋漏彈石劈索水流之異也知十法之常即可知六法之變又何難知人之疾病哉靈樞之形容脈象不可為法也

張真君曰脈訣原不必多多則反晦明言十法至簡至要可以

爲萬世切脉之法

八論強弱

人有南北之分者分於強弱也南人之弱不及北人之強也遠甚然而南人亦有強於北人者北人亦有弱於南人者亦不可一概而論然而統治強弱又斷斷不可當觀人以治病不可執南北以治強弱也蓋天下有偏陰偏陽之分偏於陽者雖生於南而亦強偏於陰者雖生於北而亦弱故偏於陽者宜用寒凉之劑偏於陰者宜用温熱之品也

張眞君曰是

九論寒熱

雷真君曰病之有寒熱也半成於外來之邪然亦有無邪而身發寒熱者不可不知無邪而身發寒熱乃肝氣鬱而不得宣膽氣亦隨之而鬱木之氣既鬱滯而心之氣自然不舒心肝膽三經皆鬱則脾胃之氣不化肺金無養其金不剛上少清肅之氣下行而木寒於胃土且欲發泄而不能於是作寒作熱似瘧非瘧而不能止倘用祛邪之藥則其勢更甚惟有舒其木氣而寒熱自除矣

張真君曰亦創論也方宜用逍遙散大加白芍可也

十論生死

雷公真君曰知生死而後可以為醫生中知死死中知生非易易也何以知生中之死如傷寒症七日不汗死是也何以知死中有生如中風中惡中毒是也生中之死而辨其不死死中之生而辨其不生醫道其庶幾乎傷寒至七日猶無汗人皆謂必死矣而予獨斷其不死者非因其無汗而可生也蓋傷寒邪感禁汗之不得出其人無煩燥之盛腎水猶存邪不能熬乾之也雖無汗必有汗矣七日來復豈虛言哉此生中之死而辨其不死之法也中風不語中惡不出聲中毒致悶亂雖其人之氣猶存似乎不死然而遺尿則腎絕矣手撒則肝絕矣水不下喉則脾胃絕矣舌本强則心絕

矣聲如酣則肺絕矣五臟無一生無有不死者倘有一臟之未絕未死也看何臟之絕而救何藏之氣則死猶不死矣然而五臟之中尤最急者莫過心腎心腎之藥莫過人參附子二味二味相合則無經不入救心腎而各臟亦無不救之矣雖將死之人必有痰涎之作異似祛痰化涎之藥亦不可輕廢然不多用人參而止用祛痰化涎之藥適足以死之也即或偶爾生全未幾仍歸於死此死中之生而辨其不生之法也

張公曰真奇絕之文

十一論眞假

雷眞君曰病之有眞者有假也大約寒熱之症居多內經已辨之無遺義矣予再取而論之者以眞假之病難知而用藥者不可徒執之逆之之治法也予有治眞寒假熱之法而不必同夫湯劑也如人下部氷涼上部大熱渴欲飲水下喉即吐此眞寒反現假熱之象。以與人自當用八味湯大劑探冷與飲人或不敢用或用之不多或病人不肯服當用吾法治之以一人頭有力者擦其脚心如火。之熱不熱不已以大熱爲度後用吳茱萸一兩爲末附子一錢射香一分爲細末以少少白麫入之打爲糊作膏二箇貼在脚心之中少頃必睡熟醒來下部身熱而上部之火自息矣急以八味湯

與之則病去如失至於治眞熱假寒之法則又不然如人外身氷涼內心火熾發寒發熱戰慄不已此內眞熱反現假寒之象自當用三黃石膏湯加生薑乘熱飲之惡其或信之不眞或病家不肯與服予法亟宜用之也井水一桶以水摸心胸似覺心快摸之至三三十次則內熱自止而外之戰慄不覺頓失急以元參麥冬白芍各二兩煎湯與之任其恣飲則病不至再甚矣

張公曰何方法之奇至此遵而行之人無死法矣

十二論老少

雷真君曰老人與小兒最難治也老人氣血已衰服飲食則不生精而生病小兒精氣未滿食飲食則傷胃而傷脾故治老人小兒當另立一門雖岐天師已立有門有方然終覺未全今另留數方半治老人之生精半治小兒之傷胃也生精者生其腎之精也人生腎氣有餘而後脾胃之氣行脾胃氣行而後分精四布於各臟府俱得相輸以傳化方名養老丸用熟地八兩巴戟天四兩山茱萸四兩北五味一兩薏仁三兩芡實四兩車前子一兩牛膝三兩山藥四兩各為末蜜為丸每日吞五錢自能生精壯氣開胃健脾也又何慮飲食之難化乎小兒之方單顧其胃天師已有神方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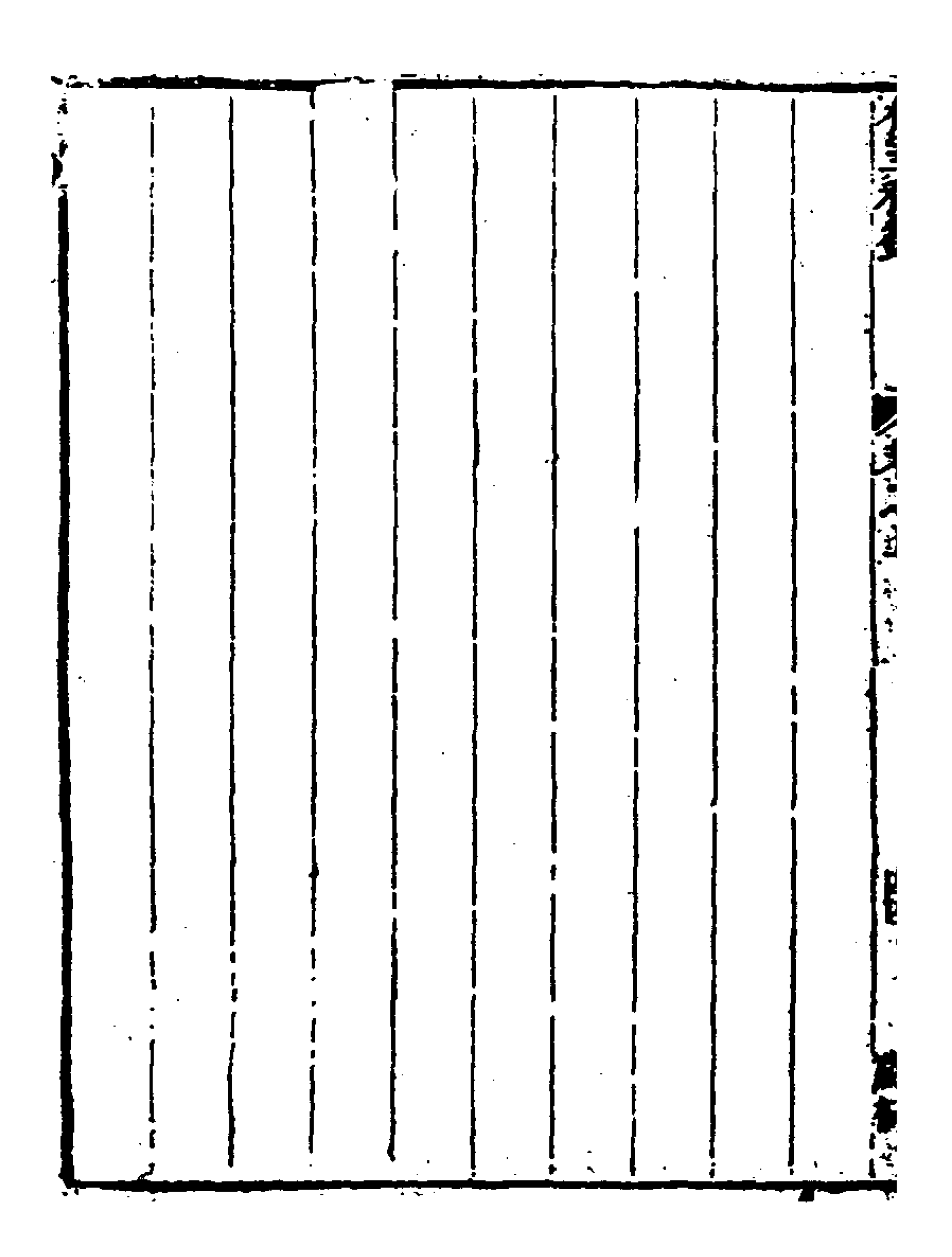
世今再立一方亦治腎以生土也論小兒純陽不宜補腎不知小兒過於飲食必至傷胃久之胃傷而脾亦傷脾傷而肺金亦傷肺金傷而腎水更傷矣小兒至腎水之傷則癆瘵之症起雞胸大肚之證見苟治之不得法而仍治以治胃之藥未能奏功褻然攻劑之藥並進殤人夭年可憫今立一方治小兒腎藏之損實有奇功方名全幼丸用熟地二兩麥冬一兩山藥三兩芡實三兩車前子一兩神麯五錢白朮一兩地栗粉三兩鱉甲三兩生何首烏三兩茯苓一兩各爲末蜜爲丸每日白滾水送下三錢一料前症盡愈二方實可佐天師之未逮也

張真君曰妙絕之論妙絕之方

十三論氣血

雷真君曰氣無形也血有形也人知治血必須理氣使無形生有形殊不知治氣必須理血使有形生無形也但無形生有形每在於倉皇危急之日而有形生無形要在於平常安適之形人見用氣分之藥速於見功用血分之藥難於奏效遂信無形能生有形而疑有形不能生無形不知氣血原叠相生長但止有緩急之殊耳故吐血之府不能速生血也當亟補其氣吐血之後不可純補氣也當緩補其血氣生血而血無奔軼之憂血生氣而氣無暫躁之害此氣血之兩相須而兩相得也

張真君曰論妙極無弊之道也



十四論命門

雷眞君曰命門爲十二經之主內經已詳言之余再取而伸論者蓋命門之經雖彰而命門之旨徬𢕔也命門既爲十二經之主而所主者何主也人非火不能生活有此火而後十二經始得其生化之機命門者先天之火也此火無形而居於水之中天下有形之火水之所尅無形之火水之所生火尅於水者有形之水也火生於水者無形之水也然而無形之火偏能生無形之水故火不藏於火而轉藏於水也命門之火陽火也一陽陷於二陰之間者也人先生命門而後生心其可專重夫心乎心得命門而神明有主始可以應物肝得命門而謀慮膽得命門而决斷胃得命門而

能受納脾得命門而能轉輸肺得命門而治節大腸得命門而傳導小腸得命門而布化腎得命門而作強三焦得命門而決瀆膀胱得命門而收藏無不借命門之火以溫養之也此火宜補而不宜瀉宜於水中以補火尤宜於火中以補水使火生於水而還以藏於水也倘日用寒涼以伐之則命門之火微又何能生養十二經耶此內經所謂主不明則十二官危非重言命門歟

張真君曰命門得天師之辨正若日月之經天今又得嘗其君之尚論則命門何至於晦而不彰乎萬世之大幸也

張景岳先生謂善補陰者必於陽中補陰無伐陽以救陰善補陽者宜於陰中補陽無伐陰以救陽蓋同此意李子永識

十五論任督

嘗與君相任督之脉在臟府之外別有經絡也每為世醫之所忽不知此二部之脉不可不講非若衝蹻之脉可有可無也任脉起於中極之下以上毛際循腹裡上關元至咽喉上頤循面入目此任脉之經絡也督脉起於少腹以下骨中央女子入繫廷孔在溺孔之際其絡循陰器合纂間繞纂後即前後二陰之間也別繞臀至少陰與巨陽中絡者合少陰上股內後廉貫脊屬腎與太陽起於目內眥上額交巔上入絡腦還出別下項循肩髆俠脊抵腰中入循膂絡腎其男子循莖下至纂與子等其少腹直上者貫臍中央上貫心入喉上頤環唇上繫兩目之下中央此督之經也二經

之病各有不同而治法實相同也葢六經之脉絡原相貫通治任脉之疝瘕而督脉之遺溺脊强亦愈也然此二脉者爲胞胎之主脉無則女子不受姙男子難作强以射精此脉之宜補而不宜瀉明矣補則外腎壯大而陽旺瀉則外腎縮細而陽衰補則子宮熱而受胎瀉則子宮冷而難姙矣

張眞君曰妙絶今人不知任督之至要所以用藥不効也知任督何難治病哉

十六論子嗣

雷真君曰人生子嗣雖曰天命豈盡非人事哉有男子不能生子者有女子不能生子者男子不能生子有六病女子不能生子有十病六病維何一精寒也一氣衰也一痰多也一相火盛也一精少也一氣鬱也精寒者腎中之精寒雖射入子宮而女子胞胎不納不一月而即墮矣氣衰者陽氣衰也氣衰則不能久戰以動女子之歡心男精已泄而女精未交何能生物乎精少者雖能射而精必衰薄胞胎之口大張細小之入何能饜足故隨入而隨出矣痰多者多濕也多濕則精不純夾雜之精總然生子必然夭喪相火盛者過於久戰女精已過而男精未施及男精既施而女興已

猥又安能生育哉氣鬱者乃肝氣抑鬱不能生心包之火則懷抱憂愁而陽事因之不振或臨爐而興已闌或對壘而戈忽倒女子之春思正濃而男子之浩嘆頓起則風景蕭條房幃岑寂柴米之心難忘調笑之言絕少又何能種玉於藍田毓麟於蘭室哉故精寒者溫其火氣衰者補其氣痰多者消其痰火盛者補其水精少者添其精氣鬱者舒其氣則男子無子者可以有子不可徒補其相火也十病維何一胎胞冷也一脾胃寒也一帶脈急也一肝氣鬱也一痰氣盛也一相火旺也一腎水衰也一任督病也一膀胱氣化不行也一氣血虛而不能攝也胎胞之脉所以受物者也暖則生物而冷則殺物矣縱男子精熱而射入之又安能茹之而不

吐乎脾胃虛寒則帶脈之間必然無力精即射入於胞胎又安能勝任乎帶脈宜弛不宜急帶脈急者由於腰臍之不利也腰臍不利則胞胎無力又安能載物乎肝氣鬱則心境不舒何能為歡於床笫痰氣盛者必肥婦也毋論身肥則下體過胖子宮縮入難以受精即或男子甚徒鼓勇而戰射精直入而濕由膀胱必有泛溢之虞相火旺者則過於焚燒焦乾之地又苦草木之難生腎水衰者則子宮燥涸禾苗無雨露之潤亦成萎黃必有墮胎之嘆任督之間倘有疝瘕之症則精不能施因外有所障也膀胱與胞胎相近倘氣化不行則水濕之氣必且滲入於胎胞而不能受妊矣女子懷胎必氣血足而後能養倘氣虛則陽衰血虛則陰衰氣血雙

虛則胞胎下墜而不能升舉小產之不能免也故胎胞冷者溫之脾胃寒者煖之帶脉急者緩之肝氣鬱者開之痰氣盛者消之相火旺者平之腎水衰者補之任督病者除之膀胱氣化不行者助其腎氣氣血不能攝胎者益其氣血也則女子無子者亦可以有子而不可徒治其胞胎也種子方莫妙用岐天師之方故不再定

張真君曰男女之病各各不同得其病之因用其方之當何患無子哉以男子六病女子十病問人之有無即可知用藥之宜矣

十七論瘟疫

雷真君曰古人云疫來無方非言治疫之無方乃言致疫之無方也然亦未嘗無方疫來既有方而謂治之無方可乎大約瘟疫之來多因人事之相召而天時之氣運適相感也故氣機相侵而地氣又復相應合天地人之毒氣而瘟疫成焉侵於一鄉則一鄉之人病釀於一城則一城之人病流於千里則千里之人病甚且死亡相繼闔門闔境無不皆然深可痛也此等病必須符水救之然而符水終不浪傳於世今別定一法用管仲一枚浸於水缸之內加入白礬少許人逐日飲之則瘟疫之病不生矣真至神之法也

張真人曰妙方此先制瘟疫之法也

兒科治法

天師曰兒科得其要無難治人今傳一法門使萬世小兒盡登仁壽法在先看氣色後看脉小兒有疾其顏色必鮮艷以鼻之上眼之中間中正精明穴上辨之色紅者心熱也紅筋橫直現于山根皆心熱也色紫者心熱之甚而肺亦熱也色青者肝有風也青筋直現者乃肝熱也青筋橫現者亦肝熱也直者風上行橫者風下行也色黑者風甚而腎中有寒色白者肺中有痰色黃者脾胃虛而作瀉黃筋現於山根不論橫直總皆脾胃之症止有此數色無他顏色故一覽而知小兒之病矣大人看脉於寸關尺小兒何獨不然但小兒不必看至數止看其數與不數耳數甚則熱不數則

寒也數之中浮者風也沉者寒也緩者濕也濇者邪也滑者痰也如此而已七表八裏俱不必去看自知吾訣則脉訣亦不必讀也有此歇者乃痛也餘亦不必再談小兒症大約吐瀉厥逆風寒暑熱而已其餘痘疹瘡餘無他病或心疼腹痛或有痞塊或有瘡疔可一隅而知也然而小兒之病虛者十之九實者十之一故藥宜補爲先今立三方通治小兒諸症第一方人參三分白朮五分茯苓一錢甘草一分陳皮二分神麯三分半夏一分此六君子加減也通治小兒脾胃弱病神效如傷肉食者加山查五粒傷米食者加麥芽五分傷麪食加蘿蔔子三分吐者加白荳蔻一粒去甘草加生姜三片瀉者加乾姜三分猪苓五分第二方治外感也或傷

風傷寒或咳嗽或發熱或不發熱或頭痛或鼻塞或痰多或驚悸或角弓反張皆以此方通治之無不神效方用柴胡七分甘草三分桔梗五分半夏三分黃芩三分白芍二錢白朮二錢當歸五分陳皮二分茯苓五分水煎服頭痛加蔓荊子三分心痛手不可按者乃實火也加梔子一錢按之不痛者乃虛火也加甘草八分貫仲五分廣木香三分乳香一分脇痛者加芍藥三錢腹痛者以手按之手按而疼甚者乃食也加大黃一錢按之而不痛者乃寒也非食也加肉桂三分乾姜三分有汗出不止者加桑葉一片眼痛而紅腫者乃火也加黃連三分白蒺藜一分喉痛者加山豆根三分第三方治虛寒之症夜熱出汗夜啼不寐怔忡久嗽不已行遲

語遲龜背狗肚將成癆瘵等症方用熟地三錢山茱萸二錢麥冬二錢北五味五分元參二錢白朮二錢茯苓一錢薏仁三錢丹皮一錢沙參二錢地骨皮二錢水煎服倘兼有外感少加柴胡五分白芍三錢白芥子一錢餘無可加減矣

痘治法

天師曰今人看痘為難治不知得其法則無難也初起之時不論身弱身強先以補氣補血之藥為君加之發散之藥則重者必輕而輕者必少矣如世人皆以寒凉之品為主又助以劫散之味此所以輕變重重至死也吾今傳五方朝夕服之至七日無不結靨再無回毒之症十人十活不殺一小兒也

第一日方

見小兒身熱眼如醉眼者此出痘兆也若不是醉眼則非出痘不可用此方用治外感方治之若見醉眼急投此方則痘點即見必

不待三日而自出也方用黃芪三錢白术一錢甘草一錢當歸二錢川芎二錢茯苓三錢柴胡一錢五分升麻五分麥冬三錢元參三錢陳皮五分荊芥一錢金銀花先用五分水三碗煎湯二碗再煎藥至五分與小兒飲之此方五歲以上俱照此分兩五歲以下減半週歲內者又減減之服此藥自然神思清爽病家不肯服勸其速服包其速愈不妨身任之服後見點再用第二方

第二日方

人參二錢麥冬三錢甘草一錢桔梗二錢當歸五錢生地五錢元參三錢柴胡一錢升麻三分荊芥一錢茯苓三錢白芍三錢白芥子一錢金銀花三錢水煎服服此藥後一身盡見點矣其色必紅

而無色而色黑之虞矣

第三日方

人參五分白芍三錢白朮二錢茯苓三錢元參二錢神曲三分丹皮一錢水煎服此方服後氣背灌漿無不氣血之足永無退症之虞矣再服第四日方

第四日方

人參一錢當歸二錢熟地五錢茯苓三錢金銀花三錢陳皮五分甘草一錢元參三錢白朮三錢白芍二錢神麯五分服此方後小兒必然口健要吃食不已不妨少少頻與亦不可多食也第五方可不必用矣然更傳之者恐小兒多食別生他病故又傳此方

第五日方

人參一錢茯苓三錢白朮二錢甘草一錢有食加麥芽五分山查五粒若不傷食不必加止加金銀花三錢能服此五方期七日前而回春也以上小兒年歲小者俱照第一方減之如小兒已身熱三日則用第三方四日則用第四方　如壞症另用壞症方

秦眞人傳壞症方　治痘瘡壞症已黑者人將棄之下喉即活

人參三錢陳皮一錢蟬脫五分元參二錢當歸二錢荊芥穗一錢水二鍾煎八分灌下喉中即活大約壞症皆元氣虛而火不能發也我用參以助元氣用元參以去浮游之火用陳皮去痰開胃則參無所碍而相得益彰荊芥以發之又能引火歸經當歸以生新

去舊消痧氣蟬脫亦解毒去斑世人如何知此妙法初起不可服必壞症乃可一劑即回春不必再劑也

葛真君傳痘瘡壞症方

痘瘡壞症最為可憐身如黑團之氣口不能言食不能下世人到此盡棄之溝中矣若到此亦置而不顧誰知盡人皆可生之乎吾有奇方名必全湯人參三錢元參一兩荊芥一錢金銀花一兩陳皮三分水煎五分灌之下喉而眼開少頃而身動久之而神氣回口能言食能下矣不必再服他藥痘瘡自面而生全至奇至神之方也蓋痘瘡壞症皆氣虛而火不能發也火毒留於中而不得洩故形如死狀其實臟腑未壞我用參以固元氣用元參以去火用

金銀花以消毒用陳皮以化痰用荊芥以引經而發出於外內中原有生機所以一劑回春也

疹治法

凡疹初起小兒必發熱口必大渴呼水其發疹之狀如紅雲一片大約發斑相同但斑無頭粒而疹有頭粒也頭如蚤咬之狀無他別也我今傳四時之疹方用元參三錢麥冬二錢蘇葉一錢升麻五分天花粉一錢金銀花三錢陳皮三分甘草一錢生地三錢黃芩八分桔梗二錢水鍾半煎五分熱服凡有疹子無不神效惟夏天加青蒿三錢可也小兒初生數月減半一週外俱照此分兩不必再傳方也服吾方一劑即愈何至二三服

張眞人傳痘疹門

痘瘡初起方

白芍二錢柴胡一錢當歸一錢陳皮五分荆芥八分防風三分生地一錢甘草一錢桔梗一錢麥冬一錢乾葛一錢水煎服一劑痘瘡惡者必變爲良

痘瘡出齊方

人參一錢黃芪一錢甘草一錢白芍二錢生地二錢麥冬二錢柴胡八分紅花五分水煎服有熱加黃連五分或黃芩一錢梔子一錢亦可有驚加蟬退去翅足三分色黑者加肉桂五分大便閉結不通加大黃三分腹痛加芍藥一錢甘草一錢泄瀉加茯苓一錢

有汗倍加黄芪有痰加白芥子一錢癢加荆芥子六分身痛者加廣木香三分色白者寒也加肉桂二錢人參黄芪俱多加痘聚起不突者氣虛也倍黄芪陷不滿者血虛也加當歸一錢熟地二錢可也

痘瘡將回方

人參一錢白朮一錢茯苓一錢甘草五分桔梗三分升提其氣而又益肺金使皮毛得諸補藥之益也水煎服有紅紫乾燥黑陷者熱未退也本方加黄芩一錢如痘色白黑灰黑色而陷者虛也加肉桂三分人參一錢灌膿者倍加人參再加黄芪二錢當歸二錢泄瀉加乾姜五分茯苓一錢心慌悶亂者多加人參嘔吐者亦加

人參乾姜身瘦者加廣木香三分當歸不腸多加人參大便閉者加大黃三分口渴者熱也加麥冬二錢元參一錢失音者加石菖蒲三分桔梗一錢痘瘡入眼成瞖者加蟬退五分從前初起方中即加蟬退七個則目無痘矣咽喉之中防其生痘者初起方即用桔梗一錢即無此痕小兒痘症有此三方再無死法神而通之可稱神醫矣壞症亦以此方治之無不生者總之小兒宜補不宜散一言盡之矣〇疹乃熱也不可用人參白术當用補血而不可散血俱宜切記

方用當歸二錢元參三錢升麻三分甘草三分乾葛一錢水煎服

此治疹奇方也有此奇方爲骨又出入加減可也心火熱極加黃

連三分肝火加梔子六分肺火加黃芩一錢麥冬一錢辨各經病

亦看小兒山根之色然看之之時須用洗去面上塵土細看之痘疹

全書說諸症以立言而余總秘要以傳方有此四方為骨參之彼

書出入加減神奇之極矣

錢真人傳痘疹神方　不論起初灌漿收靨真用之神妙無比

人參一兩　白术八錢　茯苓五錢　陳皮三錢　白芍一兩　生甘草三錢　元參八錢　蟬退一錢　柴胡二錢　黃連五分　神麯三錢　山查肉一錢

各為細末水打成丸如綠豆大遇痘疹與一錢未起者即起已起者即灌漿不收靨者收靨神方之極毋視為尋常也願將此方廣傳人世

岐天師傳治回毒方名為回毒即消丹

金銀花五錢　生甘草一錢　人參二錢　元參三錢　白术三錢　黃連三分　與小兒服之一劑即消大半二劑全愈不須三劑也付符一道焚在藥中煎汁神效凡服藥不效焚符于藥中煎藥與小兒飲之升人

十生○而[illegible]咒曰小兒有病病魔作祟吾今施符治無不愈吾本

天師岐真君律令勅書符前後念一遍焚於藥內又念一遍書符時此秘訣也

又傳疹方○治夏日發疹者神效

蘇葉一錢麥冬二錢桔梗一錢生甘草八錢升麻五分生地二錢元參三錢青蒿三錢水煎服○岐真人曰張真人治四時之疹余方治夏時熱疹也切記此二方何患疹病之難治哉

又傳治水痘方○亦治熱症不必有水氣也

柴胡一錢茯苓二錢桔梗一錢生甘草五分黄芩五分竹葉十片

燈心一圓次煎服有痰者加天花粉三分有食加山查三粒麥芽三分有火加黃連一分餘可不必有此一方水痘無難治矣

岐天師又傳治同前歲久不愈方

金銀花一兩當歸人參白朮各一兩黃芪三兩薏仁三兩生甘草三錢白芥子三錢柴胡肉桂各五分先將薏仁用水四碗煎湯二碗再煎前藥半碗饑服一劑再用金銀花一兩當歸五錢黃芪薏仁各一兩白朮五錢生甘草白芥子各二錢陳皮五分水三碗煎半碗四服全愈其服藥之時更須用藥洗之金銀花一兩甘荊芥三錢生葱三條煎二碗

岐眞人傳兒科秘法　山根之上有青筋直現者乃肝熱也用柴胡三分白芍一錢當歸五分半夏三分白朮五分茯苓一錢山査三粒甘草一分水煎服有青筋橫現者亦肝熱也但直者風上行橫者風下行亦用前方多加柴胡二分加麥芽一錢乾姜一分有紅筋直現者乃心熱也亦用前方加黃連一分麥冬五分去半夏加桑白皮三分天花粉二分有紅筋斜現者亦心熱也亦用前方加黃連二分蓋熱極於胸中也亦不可用半夏用桑白皮天花粉有黃筋現於山根者不必論橫直總皆脾胃之症或木瀉或上吐或下瀉或腹痛或不思飲食余定一方皆可服服之無不神效如皮黃即黃筋也方用白朮五分茯苓五分陳皮二分人參二分神

麵一分麥芽二分甘草一分水一鍾煎半酒盞分二起服加淡竹葉七片有痰加半夏一分或白芥子二分或天花粉二分有熱如白湯者是加麥冬三分黃芩一分有寒者加乾姜一分吐者加白豆蔻一粒瀉者加猪苓五分腹痛者如小兒自家捧腹是須用手按之大叫呼痛者乃食積也加大黃三分枳實一分如按之不痛不呼叫者乃寒也再加乾姜二分如身發熱者不可用此方子另立一方

血令湯

凡小兒發熱者毋論夜熱早熱晚熱用之無不神效方用柴胡五分白芍一錢當歸五分白朮三分茯苓二分甘草一分山查

三粒黃芩三分蘇葉一分麥冬二錢神曲三分水一鍾煎半酒
鍾服弍分二起服冬天加麻黃二分夏天加石膏三分春天加
青蒿三分秋天加桔梗三分不食加枳殼三分有痰加白芥子
三分瀉者加猪苓一錢吐者加白豆蔻一粒小兒諸症不過如
此萬不可作驚風治之有驚者此方加人參五分即定驚如神
有瘧者用脾胃方加蒲黃三分黃芩三分可也

長沙張眞人傳治小兒感冒風寒方柴胡五分白朮一錢茯苓三分陳皮二分當歸八分白芍一錢炙甘草三分半夏三分水一鍾煎半鍾熱服一劑即愈不必再劑

治小兒痢疾神方當歸一錢黃連二分白芍一錢五分枳殼五分檳榔五分甘草三分水一鍾煎半鍾熱服一劑輕二劑愈紅痢加黃連一倍白痢加澤瀉三分腹疼痛倍加甘草多加芍藥小便赤加木通三分下如豆汁加白朮一錢傷食加山查麥芽各三分氣虛者加人參三分此方通治小兒痢疾加減之無不神效

治小兒瘧疾方柴胡六分白朮一錢茯苓一錢歸身一錢白芍

一錢五分半夏五分青皮五分厚朴五分水一鍾煎半鍾露一宿再溫之與服熱多者加人參黃芪各五分寒多者加乾姜三分痰多者加白芥子一錢夜發熱者加何首烏熟地二錢日間發者不用加腹痛加檳榔三分

治小兒咳嗽神方蘇葉五分桔梗一錢甘草一錢水一酒鍾煎五分熱服二劑即全愈有痰加白芥子五分可也

治小兒口瘡流水口爛神方黃栢二錢人參一錢爲末敷口內二日即愈一匙一次一日不過用三次而已小兒之瘡皆虛熱也用黃栢以去火人參以健脾土也大人亦可用神效

治小兒便血神方諸血皆可治榧子去殼五個甘草三分爲末

米飯為丸服完虫盡化為水矣大人亦里此去虫盡榧子最能殺虫又不耗氣也食多則傷脾

治小兒虫積方史君子十個去殼炒香檳榔一錢榧子十個甘草一錢各為細末米飯為丸如梧桐子大與小兒十丸服之三日即便虫五日全愈神方也

兒科　驚　疳　吐　瀉　不消食乳
初生臍汁不乾　肚臍突出

小兒病驚疳吐瀉盡之矣然而驚疳吐瀉不可不分別言之也世人動曰驚風誰知小兒驚則有之而風則無小兒純陽之體不宜有風之入而狀若有風者蓋小兒陽旺則內熱熱極則生風是風非外來之風乃內出之風也內風何可作外風治之故治風則死治法當內清其火而外治其驚不可用風藥以表散之也吾今特傳奇方名爲清火散驚湯方用白朮三分茯苓二錢陳皮一分甘草一分梔子三分白芍一錢半夏一分柴胡三分水煎三分服此方健脾平肝之聖藥肝平則火散脾健則驚止又加去火消痰之品自然藥下喉而驚風定也

疳症乃脾熱也然亦因心熱而脾火旺極遂至口中流涎若不平其心火則脾火更旺而濕熱上蒸口涎正不能遽止治法不可徒清脾火而當先散心火方用北疳散蘆薈一錢黃連三分薄荷三分茯苓二錢甘草一分桑白皮一錢半夏三分水煎服三分此方心脾兩清之聖藥不專清脾引水下行則濕熱自去濕熱去疳病自愈也

吐症雖胃氣之弱亦因脾氣之虛益小兒恣意飽餐遂至食而不化久而停積於脾中又久之而上冲於胃口又久之而大吐矣故治吐必先治胃而治胃尤先治脾吾有奇方止吐速效方名定吐湯人參一錢砂仁一粒白朮五分茯苓二錢陳皮二分

半夏一分乾薑一分麥芽五分山查三粒水煎服夏月加黃連三分冬月加乾薑三分無不愈者此方即六君子之變方乃治脾胃之聖藥脾胃安而化藥速自然下行不至上吐况方中加減得宜消積行滯有不奏功如神者乎

瀉症則專責之脾矣論理亦用前湯可以取效然而瀉有不同有火瀉有寒瀉不可不分火瀉者小兒必然身如火熱口渴舌燥喜冷飲而不喜熱湯者亦以前方投之則益苦矣予另有奇方名爲瀉火止瀉湯方用車前子二錢茯苓一錢白芍一錢黃連三分澤瀉五分猪苓三分麥芽一錢枳殼二分水煎服一劑即止瀉車前茯苓澤瀉猪苓皆止瀉分水之聖藥白芍以平肝

使不來壯脾黃連清心火不來助脾之熱而麥芽枳殼消滯氣以通水道不必止瀉瀉自止也○寒瀉者腹痛而喜手按摩口不乾而舌滑喜熱湯不喜冷飲又不可用瀉火之湯五苓散可也然而五苓尚欠補也蓋小兒致於寒瀉未有不大傷脾氣者脾氣既傷非人參不能救五苓散無人參僅能止瀉元氣未能頓復我今傳一奇方名為散寒止瀉湯方用人參二錢白朮一錢茯苓二錢肉桂二分甘草一分乾薑二分砂仁一粒神麴五分水煎服此方參苓白朮乃健脾補氣之神品分消利水之聖藥也又加肉桂乾薑以祛寒砂仁甘草神麴以調和之則寒氣自然趨出而泄瀉立止矣

雷公真君曰小兒驚症皆本於氣虛一作風治未有不死者或治風而兼補虛可以苟全性命要之斷斷不可作風治也我今特傳奇方名壓驚湯人參五分白朮五分甘草三分茯神一錢半夏三分神麯五分砂仁一粒陳皮一分丹砂三分水煎服此即六君子之變方也小兒止有脾病治脾而驚自定故用六君子以健脾少加壓驚之品奏功如神耳

小兒吐瀉傷食之故也蓋飲食飽餐自難一時消化不上吐必下瀉矣亦用前方六君子湯但吐者去甘草加砂仁瀉者加車前子治之自能奏功於俄頃倘不知補脾而惟圖消走非救兒生乃殺兒死矣願人敬聽吾言共登兒齡於百歲也

小兒生下不肯食乳者乃心熱也將煎乳汁令小兒服之亦妙終不者用黃連三分煎湯一分灌小兒數匙即食乳矣神效

小兒初生臍汁不乾用車前子炒焦為細末敷之即乾神效

小兒肚臍突出半寸許此氣旺不收也若不急安之往往變為角弓反張方用茯苓一錢車前子一錢甘草二分陳皮三分通草三分如無通草燈心一團共煎湯灌之一劑即安神方也